

每年在做德國的旅遊計劃時，最期待的就是每年九月到十月的啤酒節。最早慕尼黑啤酒節是在一八一〇年為了慶祝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的婚禮，在特雷西雅草坪免費供應酒跟食物給國民，後來才演變成全球熟知的慶典。

整個德國有超過一千三百家啤酒廠，光是巴伐利亞大區就有八百多家，生產五千多個品牌，「啤酒天堂」名副其實。這有賴於巴伐利亞有世界上最主要的啤酒花生產基地哈勒道以及其周邊眾多擁有百年歷史的家庭啤酒廠。

無論在德國的東北還是西南，城市還是鄉村，甚至沒有超市的地方都一定會有啤酒屋，甚至在德奧邊境海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柱子哥

在四川宣賓市關於趙一曼烈士的電影論證會上，幸會著名劇作家王朝柱老師。王老年近八旬，大家愛稱他為柱子哥，初次見面，這樣稱謂，我們幾位年輕者誠惶誠恐，他笑道：「你們一叫就把我喚年輕了。」王老創作的《延安頌》、《長征》、《開國領袖毛澤東》、《辛亥革命》等曾榮獲中國電視劇最佳編劇獎，他是中國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影視的專家，他筆下的毛澤東、周恩來等藝術形象栩栩如生。他透露，能寫好紅色革命題材創作，是因為他透徹研究了蔣介石，他是蔣介石的研究專家，他的編劇處女作便是電影《龍雲與蔣介石》。

王老是河北滄州人，這位筆耕不斷的劇作家，竟然畢業於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大家一致認為是作曲家裏最優秀的劇作家，也是劇作家裏最好的作曲家。他當年作曲的歌劇《杜鵑山》、《狂飆曲》、《火紅的木棉花》等都被他在一笑之間留存時光。王老講了他當年陪許世友與羅瑞卿將軍看戲，許將軍聽說要演個打土豪分田地的戲，連連擺手說「我們當年天天

朋友在微信轉發帖子，題為《中年人本身就是詩和遠方》。興沖沖點進去，看了卻並沒被安慰到。文章從「中年女人」（作者自謂）與一位年輕姑娘在從布拉格到維也納的火車上相遇開始，感慨「我們中年婦女的每一個『提前幾個月』都是一個生命的大課題，是一場不可能一眼萬年的人生周期」。敘事宏大，起因卻只是年輕人能提前三個月預訂車票節省近五十歐元，而她不能。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事業兩處忙，還要應對意外情況，無法像沒有家累者那樣瀟灑走天涯可以理解。文章言辭浮誇也可說是網文風格，以吸人眼球為要務，無傷大雅。令人不舒服的是她一邊瞧不起年輕人吟風弄月的窮浪漫，嘲笑他們思考了一下人生就自以為高尚，另一邊又賣弄自己在火車上「四小時能完成多少大事」，如寫完兩篇文章，談妥一筆大生意，跟下屬開會等。也許作者真是個叱咤風雲的女強人兼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賢妻良母。不過把好好的度假搞成比拼經濟實力，炫耀社會地位的機會，似乎地球沒了她就不能轉，如果不是暴露了內心焦慮、缺乏底氣，那大概就是不幸罹患「誇大妄想症」了。

研究者說，中產者的通病是將消費、文化混為一談。當炫耀豪車、豪宅、名包、名表日益與「土豪」聯繫在一起，插花品茶、瑜伽畫畫、出國旅遊順理成章取代了以上消費方式，成為「上進階層」的新標杆了。

作者的結語是：「傷不起的中年人早已對年輕時的詩和遠方不屑一顧，而我們現在最大的資本就是有資本去證明：我們本人才是詩和遠方。」不，中年人最值得驕傲的是即便無法隨時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也不必向別人證明我們「本身就是詩和遠方」。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慕尼黑例牌啤酒節

拔二千九百六十二米的德國最高峰楚格峰的峰頂，都有一家獲得阿爾卑斯協會認證的啤酒屋——「慕尼黑之家」。

雖然德國啤酒品牌多不勝數，但在全國大部分的啤酒屋都只能點到當地釀造的啤酒。你只要跟服務員說：

「我要一杯啤酒」，服務員會直接給你端上一大杯店裏釀造或是當地生產的新鮮啤酒。而且，在德國喝啤酒講究到不單要看地點，還要搭配使用正確的杯子。比如在科隆就要喝二百毫升的小杯當地啤酒 Kolsch，而在漢堡就要點五百毫升大杯 Astra。如果你在慕尼黑的啤酒屋點一杯柏林啤酒，那就別怪服務員轉身的同時會翻個白眼並用讓你幾乎都聽得到他心裏說「這人沒事吧？」的聲音告訴你「沒有」。

但是在慕尼黑啤酒節上就可以點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啤酒，是一次嘗遍德國啤酒的最好時機。在人聲鼎沸和音樂四起的街頭一邊不停和路人碰杯，一邊吃着美味的烤香腸，一邊和朋友聊天大笑，這就是啤酒節的真諦。

這周去香港城市大學看達文西手稿的展覽。展覽本身頗精緻，既有達文西的手稿真跡，又有藝術家們「借題發揮」，以達文西手稿創造出的一系列藝術品，甚至還將 VR/AR/增強現實的科技融會到展中，堪稱精彩。

然而參觀的遊客卻寥寥，除了一批外國學生外，似乎僅有我這個閒人在展館中逡巡。與展館內的冷清不同，展館外的反饋處卻顯得熱鬧許多。去看展覽時，我一直有個習慣，便是掃一眼展覽的反饋本，以了解大家對於這個展覽的想法。這次展覽的反饋本雖寫滿了，內容卻完全與展覽無關，反而變成了青年們交鋒政治觀點的「戰場」。與「泛黃」的香港本地論壇「小粉紅」的內地社交媒體不同，這個小小反饋本上的回覆「此起

打土豪分田地，有啥稀罕的？還是調兩部香港電影看看。」王老用這段往事，來說明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不能主題先行，必須要樹人物，從情感找打動觀眾的突破口與共鳴點。

王老對近年影視產業現狀瞭如指掌，快人快語的肺腑之言，夾雜着濃郁鄉音，讓我們後輩耐心琢磨，他的豁達與樂觀，同時又感染着與會的所有人。說到關鍵點，王老會情不自禁用一句「親愛的同志們」來提醒大家注意，一聲呼喚，暖到心底。這位劇作大家，卻始終未加入任何行業協會，更無出任任何領導官職。去年，中國電視金鷹獎授予王老中國文聯終身成就電視藝術家獎。他說一輩子創作是「為中國共產黨、為祖國而寫，為自己的良心而寫」。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朋友在微信轉發帖子，題為《中年人本身就是詩和遠方》。興沖沖點進去，看了卻並沒被安慰到。文章從「中年女人」（作者自謂）與一位年輕姑娘在從布拉格到維也納的火車上相遇開始，感慨「我們中年婦女的每一個『提前幾個月』都是一個生命的大課題，是一場不可能一眼萬年的人生周期」。敘事宏大，起因卻只是年輕人能提前三個月預訂車票節省近五十歐元，而她不能。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事業兩處忙，還要應對意外情況，無法像沒有家累者那樣瀟灑走天涯可以理解。文章言辭浮誇也可說是網文風格，以吸人眼球為要務，無傷大雅。令人不舒服的是她一邊瞧不起年輕人吟風弄月的窮浪漫，嘲笑他們思考了一下人生就自以為高尚，另一邊又賣弄自己在火車上「四小時能完成多少大事」，如寫完兩篇文章，談妥一筆大生意，跟下屬開會等。也許作者真是個叱咤風雲的女強人兼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賢妻良母。不過把好好的度假搞成比拼經濟實力，炫耀社會地位的機會，似乎地球沒了她就不能轉，如果不是暴露了內心焦慮、缺乏底氣，那大概就是不幸罹患「誇大妄想症」了。

研究者說，中產者的通病是將消費、文化混為一談。當炫耀豪車、豪宅、名包、名表日益與「土豪」聯繫在一起，插花品茶、瑜伽畫畫、出國旅遊順理成章取代了以上消費方式，成為「上進階層」的新標杆了。

作者的結語是：「傷不起的中年人早已對年輕時的詩和遠方不屑一顧，而我們現在最大的資本就是有資本去證明：我們本人才是詩和遠方。」不，中年人最值得驕傲的是即便無法隨時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也不必向別人證明我們「本身就是詩和遠方」。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慕尼黑例牌啤酒節

拔二千九百六十二米的德國最高峰楚

格峰的峰頂，都有一家獲得阿爾卑斯協會認證的啤酒屋——「慕尼黑之家」。

雖然德國啤酒品牌多不勝數，但在全國大部分的啤酒屋都只能點到當地釀造的啤酒。你只要跟服務員說：

「我要一杯啤酒」，服務員會直接給你端上一大杯店裏釀造或是當地生產的新鮮啤酒。而且，在德國喝啤酒講究到不單要看地點，還要搭配使用正確的杯子。比如在科隆就要喝二百毫升的小杯當地啤酒 Kolsch，而在漢堡就要點五百毫升大杯 Astra。如果你在慕尼黑的啤酒屋點一杯柏林啤酒，那就別怪服務員轉身的同時會翻個白眼並用讓你幾乎都聽得到他心裏說「這人沒事吧？」的聲音告訴你「沒有」。

但是在慕尼黑啤酒節上就可以點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啤酒，是一次嘗遍德國啤酒的最好時機。在人聲鼎沸和音樂四起的街頭一邊不停和路人碰杯，一邊吃着美味的烤香腸，一邊和朋友聊天大笑，這就是啤酒節的真諦。

這周去香港城市大學看達文西手稿的展覽。展覽本身頗精緻，既有達文西的手稿真跡，又有藝術家們「借題發揮」，以達文西手稿創造出的一系列藝術品，甚至還將 VR/AR/增強現實的科技融會到展中，堪稱精彩。

然而參觀的遊客卻寥寥，除了一批外國學生外，似乎僅有我這個閒人在展館中逡巡。與展館內的冷清不同，展館外的反饋處卻顯得熱鬧許多。去看展覽時，我一直有個習慣，便是掃一眼展覽的反饋本，以了解大家對於這個展覽的想法。這次展覽的反饋本雖寫滿了，內容卻完全與展覽無關，反而變成了青年們交鋒政治觀點的「戰場」。與「泛黃」的香港本地論壇「小粉紅」的內地社交媒體不同，這個小小反饋本上的回覆「此起

打土豪分田地，有啥稀罕的？還是調兩部香港電影看看。」王老用這段往事，來說明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不能主題先行，必須要樹人物，從情感找打動觀眾的突破口與共鳴點。

王老對近年影視產業現狀瞭如指掌，快人快語的肺腑之言，夾雜着濃郁鄉音，讓我們後輩耐心琢磨，他的豁達與樂觀，同時又感染着與會的所有人。說到關鍵點，王老會情不自禁用一句「親愛的同志們」來提醒大家注意，一聲呼喚，暖到心底。這位劇作大家，卻始終未加入任何行業協會，更無出任任何領導官職。去年，中國電視金鷹獎授予王老中國文聯終身成就電視藝術家獎。他說一輩子創作是「為中國共產黨、為祖國而寫，為自己的良心而寫」。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朋友在微信轉發帖子，題為《中年人本身就是詩和遠方》。興沖沖點進去，看了卻並沒被安慰到。文章從「中年女人」（作者自謂）與一位年輕姑娘在從布拉格到維也納的火車上相遇開始，感慨「我們中年婦女的每一個『提前幾個月』都是一個生命的大課題，是一場不可能一眼萬年的人生周期」。敘事宏大，起因卻只是年輕人能提前三個月預訂車票節省近五十歐元，而她不能。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事業兩處忙，還要應對意外情況，無法像沒有家累者那樣瀟灑走天涯可以理解。文章言辭浮誇也可說是網文風格，以吸人眼球為要務，無傷大雅。令人不舒服的是她一邊瞧不起年輕人吟風弄月的窮浪漫，嘲笑他們思考了一下人生就自以為高尚，另一邊又賣弄自己在火車上「四小時能完成多少大事」，如寫完兩篇文章，談妥一筆大生意，跟下屬開會等。也許作者真是個叱咤風雲的女強人兼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賢妻良母。不過把好好的度假搞成比拼經濟實力，炫耀社會地位的機會，似乎地球沒了她就不能轉，如果不是暴露了內心焦慮、缺乏底氣，那大概就是不幸罹患「誇大妄想症」了。

研究者說，中產者的通病是將消費、文化混為一談。當炫耀豪車、豪宅、名包、名表日益與「土豪」聯繫在一起，插花品茶、瑜伽畫畫、出國旅遊順理成章取代了以上消費方式，成為「上進階層」的新標杆了。

作者的結語是：「傷不起的中年人早已對年輕時的詩和遠方不屑一顧，而我們現在最大的資本就是有資本去證明：我們本人才是詩和遠方。」不，中年人最值得驕傲的是即便無法隨時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也不必向別人證明我們「本身就是詩和遠方」。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慕尼黑例牌啤酒節

拔二千九百六十二米的德國最高峰楚

格峰的峰頂，都有一家獲得阿爾卑斯協會認證的啤酒屋——「慕尼黑之家」。

雖然德國啤酒品牌多不勝數，但在全國大部分的啤酒屋都只能點到當地釀造的啤酒。你只要跟服務員說：

「我要一杯啤酒」，服務員會直接給你端上一大杯店裏釀造或是當地生產的新鮮啤酒。而且，在德國喝啤酒講究到不單要看地點，還要搭配使用正確的杯子。比如在科隆就要喝二百毫升的小杯當地啤酒 Kolsch，而在漢堡就要點五百毫升大杯 Astra。如果你在慕尼黑的啤酒屋點一杯柏林啤酒，那就別怪服務員轉身的同時會翻個白眼並用讓你幾乎都聽得到他心裏說「這人沒事吧？」的聲音告訴你「沒有」。

但是在慕尼黑啤酒節上就可以點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啤酒，是一次嘗遍德國啤酒的最好時機。在人聲鼎沸和音樂四起的街頭一邊不停和路人碰杯，一邊吃着美味的烤香腸，一邊和朋友聊天大笑，這就是啤酒節的真諦。

這周去香港城市大學看達文西手稿的展覽。展覽本身頗精緻，既有達文西的手稿真跡，又有藝術家們「借題發揮」，以達文西手稿創造出的一系列藝術品，甚至還將 VR/AR/增強現實的科技融會到展中，堪稱精彩。

然而參觀的遊客卻寥寥，除了一批外國學生外，似乎僅有我這個閒人在展館中逡巡。與展館內的冷清不同，展館外的反饋處卻顯得熱鬧許多。去看展覽時，我一直有個習慣，便是掃一眼展覽的反饋本，以了解大家對於這個展覽的想法。這次展覽的反饋本雖寫滿了，內容卻完全與展覽無關，反而變成了青年們交鋒政治觀點的「戰場」。與「泛黃」的香港本地論壇「小粉紅」的內地社交媒體不同，這個小小反饋本上的回覆「此起

打土豪分田地，有啥稀罕的？還是調兩部香港電影看看。」王老用這段往事，來說明革命歷史題材創作不能主題先行，必須要樹人物，從情感找打動觀眾的突破口與共鳴點。

王老對近年影視產業現狀瞭如指掌，快人快語的肺腑之言，夾雜着濃郁鄉音，讓我們後輩耐心琢磨，他的豁達與樂觀，同時又感染着與會的所有人。說到關鍵點，王老會情不自禁用一句「親愛的同志們」來提醒大家注意，一聲呼喚，暖到心底。這位劇作大家，卻始終未加入任何行業協會，更無出任任何領導官職。去年，中國電視金鷹獎授予王老中國文聯終身成就電視藝術家獎。他說一輩子創作是「為中國共產黨、為祖國而寫，為自己的良心而寫」。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朋友在微信轉發帖子，題為《中年人本身就是詩和遠方》。興沖沖點進去，看了卻並沒被安慰到。文章從「中年女人」（作者自謂）與一位年輕姑娘在從布拉格到維也納的火車上相遇開始，感慨「我們中年婦女的每一個『提前幾個月』都是一個生命的大課題，是一場不可能一眼萬年的人生周期」。敘事宏大，起因卻只是年輕人能提前三個月預訂車票節省近五十歐元，而她不能。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家庭事業兩處忙，還要應對意外情況，無法像沒有家累者那樣瀟灑走天涯可以理解。文章言辭浮誇也可說是網文風格，以吸人眼球為要務，無傷大雅。令人不舒服的是她一邊瞧不起年輕人吟風弄月的窮浪漫，嘲笑他們思考了一下人生就自以為高尚，另一邊又賣弄自己在火車上「四小時能完成多少大事」，如寫完兩篇文章，談妥一筆大生意，跟下屬開會等。也許作者真是個叱咤風雲的女強人兼上得廳堂，下得廚房的賢妻良母。不過把好好的度假搞成比拼經濟實力，炫耀社會地位的機會，似乎地球沒了她就不能轉，如果不是暴露了內心焦慮、缺乏底氣，那大概就是不幸罹患「誇大妄想症」了。

研究者說，中產者的通病是將消費、文化混為一談。當炫耀豪車、豪宅、名包、名表日益與「土豪」聯繫在一起，插花品茶、瑜伽畫畫、出國旅遊順理成章取代了以上消費方式，成為「上進階層」的新標杆了。

作者的結語是：「傷不起的中年人早已對年輕時的詩和遠方不屑一顧，而我們現在最大的資本就是有資本去證明：我們本人才是詩和遠方。」不，中年人最值得驕傲的是即便無法隨時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也不必向別人證明我們「本身就是詩和遠方」。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慕尼黑例牌啤酒節

拔二千九百六十二米的德國最高峰楚

格峰的峰頂，都有一家獲得阿爾卑斯協會認證的啤酒屋——「慕尼黑之家」。

雖然德國啤酒品牌多不勝數，但在全國大部分的啤酒屋都只能點到當地釀造的啤酒。你只要跟服務員說：

「我要一杯啤酒」，服務員會直接給你端上一大杯店裏釀造或是當地生產的新鮮啤酒。而且，在德國喝啤酒講究到不單要看地點，還要搭配使用正確的杯子。比如在科隆就要喝二百毫升的小杯當地啤酒 Kolsch，而在漢堡就要點五百毫升大杯 Astra。如果你在慕尼黑的啤酒屋點一杯柏林啤酒，那就別怪服務員轉身的同時會翻個白眼並用讓你幾乎都聽得到他心裏說「這人沒事吧？」的聲音告訴你「沒有」。

但是在慕尼黑啤酒節上就可以點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啤酒，是一次嘗遍德國啤酒的最好時機。在人聲鼎沸和音樂四起的街頭一邊不停和路人碰杯，一邊吃着美味的烤香腸，一邊和朋友聊天大笑，這就是啤酒節的真諦。

這周去香港城市大學看達文西手稿的展覽。展覽本身頗精緻，既有達文西的手稿真跡，又有藝術家們「借題發揮」，以達文西手稿創造出的一系列藝術品，甚至還將 VR/AR/增強現實的科技融會到展中，堪稱精彩。

然而參觀的遊客卻寥寥，除了一批外國學生外，似乎僅有我這個閒人在展館中逡巡。與展館內的冷清不同，展館外的反饋處卻顯得熱鬧許多。去看展覽時，我一直有個習慣，便是掃一眼展覽的反饋本，以了解大家對於這個展覽的想法。這次展覽的反饋本雖寫滿了，內容卻完全與展覽無關，反而變成了青年們交鋒政治觀點的「戰場」。與「泛黃」的香港本地論壇「小粉紅」的內地社交媒體不同，這個小小反饋本上的回覆「此起